

# 論柴契爾夫人執政與英國政治未來演變

林碧炤

一 一九七九年五月，全世界以好奇和困惑的眼光，注視着柴契爾夫人，進入倫敦唐寧街十號，成爲英國第一位女首相。這是一個值得紀念的時刻，因爲女性的政治能力，終於在西方議會民主之母的英國得到了證明。於是，瑪格麗特·柴契爾，成爲新聞人物，也爲殞落的大英帝國在世界各報刊製造了瘋動的五月。在新聞的時效消失之後，我們似乎應當以更爲嚴肅的態度和更爲客觀的標準，來研究柴契爾夫人的崛起與英國將來政治發展的方向。其中值得注意的問題包括：柴契爾夫人的競選方式對於英國的國會選舉有何影響？她將採取那些新措施？保守黨的外交政策又將如何？總結起來，我們所要探討的中心主題是，國會選舉究竟會對民主國家的政治措施帶來何種影響？就某種程度而言，選舉的結果與政府的交替，對於舊有的建制，並不能發生巨大的改變作用。本文將以此爲着眼點，從三方面予以討論。

## 二

首先最值得吾人注意的是柴契爾夫人的競選技巧。她以個人所具有的女性吸引力，配合美國總統式的競選活動，在選民的腦海中留下很深刻的印象。爲了進一步說明這種競選技巧的特殊性，在此必須先簡要地介紹英國的選舉制度<sup>①</sup>。傳統上，英國的國會選舉是以選區爲單位，全國有六三五個選區，每一選區選出一位議員，組成議會的下議院。關於議員候選人的挑選，各黨有個別的考慮，但是，一般的原則是各黨不願在所謂的「固定選區」，多下功夫。例如有許多選區傳統上是支持工黨，保守黨也就無意花費精力，在一個沒有希望的選區與工黨角逐。因此，兩黨總是集中全力於所謂的「浮動選區」，這些地區沒有固定的政黨偏好，因而提供了較大的勝算機會。一旦候選人決定了，選舉的活動多半由候選人自行負責；不過，中央的支持和補助總是免不了。正式的競選活動期間只有二週，時間一到，競選活動停止，全國舉行投票。依照每一黨在各選區所贏得的席次，累積起來，超過半數的政黨，也就成爲執政黨，它的黨魁成爲首相。

註① 羅志淵所著之英國政府與政治及鄒文海先生所著之各國政府與政治，均可供參考。Leon Epstein Political Parties in Western Democracies (New York: Praeger, 1967) 以及 Douglas Rae. The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Electoral Laws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1) 亦有極爲詳盡之分析。

從以上所言，我們可知：(一)英國的選舉制度很簡化；(二)它的制度具有濃厚的地方色彩；(三)各黨必須在平時就注意爭取各地方，否則黨的知名度不可能在二週內建立。基於此，英國的大選，通常在一種和平與平實的氣氛下進行，充分地表現了他們的民族性和制度的特性。歷任的英國首相，例如愛德華·希斯和哈羅·威爾遜，均遵循這種傳統的競選方式，登上萬人之上、一人之下的寶座。他們在選舉期間給人的印象很類似兩位鄉紳，各以理性的說詞，企圖爭取鄉民的支持。雖然攻訐的言論不能避免，但是他們的言論均強調政策，很少攻擊個人。他們所重視的是黨的團結和基層民衆的支持，儘量避免以偏激的言論，分離黨的內部和激起民衆的反感。

在這種情形之下，英國的選舉活動很難有生動的場面，和美國的選舉活動根本不能相提並論。論者以爲，二國幅員相差太大，制度不同，民族性不一，所以選舉的方式和活動的情形亦隨之而異。在美國被視爲是常事的電視辯論和廣告，在英國並不易見。以競選的花費來說，兩國更有明顯的差距；英國在六〇年代和七〇年代的每一次大選所花費的金錢都不超過百萬美元，但是，美國的每一次總統選舉，總要花費千萬美元，才能了事<sup>②</sup>。

當柴契爾夫人決心在國會中擊敗工黨，以便能舉行另一次的大選，而使保守黨有機會執掌英國大政之際，她已決定對傳統的競選方式加以修改。她並非以大量的金錢和頻繁的政治廣告來提高她的聲望，相反地，她是以猛烈的攻勢，發表演講，批評政府的措施，來表明她是一位有能力的女性政治領袖<sup>③</sup>。在批評工黨政府的過程之中，柴契爾夫人和世界各地的反對黨人士一樣，佔有一種優勢，即是爲了批評而批評。因此，我們不難發現她的某些言論不一定中肯，某些主張也不一定有效，例如，她的減稅和約束工會的主張並非完全可行。儘管如此，她的反對工黨的言論頗受歡迎，尤其是在去年冬天，罷工連連不斷，百姓屢遭生活上的不方便，憤而指責工黨政府無能，轉而支持保守黨的新政策。

誠然，一九七八年的冬天已經埋下了工黨失敗的種子，不過其後工黨政府的觀望態度與柴契爾夫人的積極作法，使得工黨的失敗成爲不可挽回的局面。賈拉漢一再向民衆保證，工黨是最好的政黨，它的繼續執政，可以使英國經濟復興，再振國威。和賈拉漢相比較，柴契爾夫人的做法較爲積極。從她的競選活動，我們可以獲得三種印象：(一)她避免對特殊的問題作特定的承諾；(二)她的活動層面很廣而且深入；(三)她刻意製造出一種新希望的氣象。雖然，她無意而且也尚未完全製造出一種政治人格化的形象，但在大選期間，她已經很巧妙地利用女人的特點，配合美國總統式的競選方法，爲保守黨立下了勝利的基石。試想，以賈拉漢之高齡，他又如何能像柴契爾夫人一樣，進入屠宰場模倣屠夫工作，或進入縫衣廠故作剪裁之狀？明乎此，我們不能不對柴契爾夫

註<sup>②</sup> Alex Dragnich & Jorgen Rasmussen, *Major European Governments* (Homewood, Illinois: The Dorsey Press, 1974), p.65. 在一九六四年以前，保守黨在每一次大選所花費的數目均在二百萬英鎊，工黨則不超過一百萬英鎊。一九七〇年之後，二黨的支出不但沒有增加，反而減少。

註<sup>③</sup> "Election Britain" *The Economist* 21 April 1979, pp.21-29.

人之政治技巧，表示激賞。

值得深思的問題是，柴契爾夫人的競選方式是否會使英國的選舉制度有所改變？從選舉的經過來判斷，這種可能性微乎其微。我們可以舉出下列各項理由來說明：(一)柴契爾夫人所強調的是競選技巧，尤其善於利用女人的特性。她是政治新面孔，代表新希望，正符合選民求變的心理。總而言之，她並沒有建立新的制度，只是在技巧上取勝。(二)英國的傳統制度，還是強調政黨的平時工作。缺乏平時的努力，妄想於大選期間贏得選票是不太可能的，這次自由黨的慘敗就是很好的例子。(三)柴契爾夫人可能是英國近代政治史上的特例。她的機運配合她的能力使得她成爲首相。須知政治上的特例，必須重覆的出現，才能成爲一種可資遵循的通則，然後才能改變傳統。我們目前無法得知將來的政治領袖是否會照柴契爾夫人的方式，重施故技。我們更無法預測，將來保守黨或工黨的繼承人都能像她一樣，得天獨厚，平步青雲。所以，柴契爾夫人的勝利是特例，尙未成爲通則。

無論如何，保守黨在這一次大選之中，表現得很特出<sup>④</sup>。它贏得了國會全部六三三席次的三三九席。許多小黨，例如威爾斯黨和蘇格蘭民族黨皆遭敗北。自由黨前任主席索普和經濟事務發言人派朵爾均告落選。工黨的內閣閣員之中，教長威廉斯夫人落選，外長歐文險勝，其他的皆安然返回國會。保守黨在本屆國會所享有的多數地位，可以不必憂慮其他小黨的干擾，安心地執行它的政治方案。這種多數地位是柴契爾夫人的最佳政治資本，她一方面可以用來確保國會的支持，另一方面可用來爲五年之後的大選鋪路。

在今後五年之中，柴契爾夫人將努力於那些國家大事？內政方面，保守黨的施政重點是減稅，企業經營自由化和工會行動的合法約束。外交方面的工作包括處理羅德西亞和國協問題，強化英國與歐洲共同市場的關係和增加國防預算以履行英國對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承諾。這些問題均見諸於保守黨的政綱和女王的國會演說詞（事實上，女王的講詞就是執政黨的施政方案）。從政綱的內容來看，我們很難發現有何新奇之處，因爲當前英國的問題並不是七十年代才出現的，而是早就存在的。經濟的衰退，工會權力的惡性擴大和失業的嚴重，都是困擾歷任英國政府的問題。如果我們把這一次的政綱和上一任保守黨希斯政府的政綱比較，結果是兩者相差不遠。這種現象當然不足爲奇，因爲柴契爾夫人所用的閣員大部份是希斯的同僚，他們的觀念和作法，並沒有改變，這些自然會反應在政綱上。不過，從問題的角度來看，這也說明了古老的政治和經濟問題並不易獲得解決。如果這些問題不能立即解決，保守黨執政的意義何在？柴契爾夫人能以「勝利女神」之勢，扭轉乾坤嗎？這也就是我們所要考慮的第二個問題。筆者將以英國的內政與經濟問題，加以申述。

### 三

一般人認為，柴契爾夫人的新政優先秩序不外乎是減稅，減少中央對地方的補助，調整國營事業的經營方式，增加民營事業的利益，以引誘投資者的興趣<sup>⑥</sup>。減稅主要是減少所得稅，這一部份已經付諸實施。中央對地方的補助減少這一項，也正在逐步實行。爲了應付新的政策，英國各地方政府勢必要自尋財源，否則許多社會福利措施可能會被迫停止。在此，保守黨所面臨的是一種取捨兩難的困境：一方面，中央減少對地方的補助，地方只有增稅，新徵的稅額如果超過了中央的減稅額，當然會引起民衆的不滿；在另一方面，爲了避免民衆的反對而禁止地方徵收新稅，社會福利的享受便只有減少。一般相信，柴契爾夫人的內閣將會逐步增加地方政府的權利，讓地方決定它們個別的財政和行政問題，然後把施政的重點放在經濟問題之上，以求取英國工業的復興，全面改善經濟與民生。

但是，在這一方面，柴契爾夫人所要處理的問題是相當困難的。根據官方的統計，英國去年的出口總值遠低於進口總值，它的每一位工人每小時的生產量，居西方主要工業國家之末。它的全國每人生產總值居世界第十八位<sup>⑦</sup>。目前國際市場中主要不景氣工業包括造船、紡織和鋼鐵，均波及英國。很可惜的是，在此艱難時刻，英國的電子、機械、電訊和汽車工業，並未能迅速擴展，賺取外匯，以補償不景氣工業所帶來的損失。簡而言之，較低的工業生產量，頻繁的罷工和快速的通貨膨脹，都被認爲是「英國病」的症狀，而戰後以來的每一任政府無不專心於尋求這些問題的解決之道<sup>⑧</sup>。

前任工黨政府在賈拉漢領導之下，採取全面補貼、國營和工資自動限制的辦法。政府曾與工會取得妥協，達成短暫的勞資和平，不過這種勞資和平已在去年冬天宣告破裂，因而導致工黨下野，保守黨上臺。新政府所將採取的策略不外乎是企業自由化，工會活動的正規化和獎勵私人投資。這些作法在希斯執政時代已經實行過了，但是得到相反的結果：消費大幅度上漲，勞資關係破壞和通貨膨脹惡化。很客觀地說，希斯是一位很想有所作爲的政治領袖。在他還沒有進入唐寧街十號之前，他曾邀集各方學者和專家，用最新的管理方法和系統分析，對英國各項問題，作了研究和訂出方案。希斯一直想以法律來規範英國工會的活動，但是他並沒有成功。他的痛苦經驗或許可以說明一件事實——在講求和尊重傳統的英國，任何倉促和硬性的改革方案，即使已經完成立法，也很難發揮預期的效果。

註⑥ "The Tories and the Unions" The Economist 12 May 1979, pp. 83-85.

註⑦ 排行前十七個國家依次爲，瑞典、瑞士、加拿大、美國、挪威、丹麥、西德、澳洲、比利時、冰島、法國、荷蘭、盧森堡、芬蘭、奧地利、日本、紐西蘭。在西方工業國家之中，英國只領先義大利。當然，這項排行絕非表示各國在世界影響力的大小，例如美國排行第四，但是，它遠比瑞典更爲重要。資料引自衛報，一九七九年四月十八日，十七頁。

註⑧ 關於此一問題，西方學者已有各種不同的分析及看法。不過最值得注意的是，英國前駐法國大使尼古拉斯·漢德生爵士，在退休之前曾致外相歐文密簡一封，名稱爲「英國的衰退：原因及後果」。他的分析極爲中肯和深入，震動英國朝野。漢德生爵士隨後被柴契爾夫人徵召，出任駐美大使。經濟學人，六月二日，（一九九頁——四十頁）載有全文。

柴契爾夫人原自希斯手中奪得保守黨領袖的寶座，她自然明白希斯的成敗得失。因此，一般人相信，新的保守黨政府將以謹慎的態度處理工會的問題和經濟難題。英國的工會運動有悠久的歷史，它的存在遠比國會制度還早。基本上，工會講求自由，不喜約束，更強調傳統。任何有效的新措施都必須設法調合傳統與法制，才能發揮有效的約束力。尤其重要的是，保守黨不能過分強調階級的色彩，或企圖利用銀行，和金融界的壓力，來迫使工會屈服。從柴契爾夫人的競選言詞及行動，我們可以看出保守黨對此一問題極表關切。某些舉動例如進入工廠，走進農村，固然是柴契爾夫人討好專家的作法，不過這也說明了她重視保守黨與工人階級的關係。

在工會的問題之後，柴契爾夫人所要處理的是英國國營事業的問題。在此一方面，保守黨亦將謹慎行事。從倫敦股票市場的行情，我們可以獲致這種初步的結論<sup>⑧</sup>。一般來說，倫敦的金融和股票市場在保守黨上台之後，變得很活躍，這無疑反應出工業人士對於新政府的信心。然而，國營事業股票行情並未上漲。依常理判斷，如果保守黨有意開放國營事業成為民營，或者合營，營業的利潤可能會提高，股票買賣人對於這些股票應該較有興趣。可是，目前的情形正好相反，國營事業例如英國航空公司和英國鋼鐵公司的股票行情依然停滯不進。這種現象無疑說明了民間對於國營事業缺乏投資意願，以及投資者對於保守黨能有些什麼作為，缺乏信心。當柴契爾夫人在野的時候，她一再批評工黨的國營事業政策，指責政府過分保護不景氣工業，而犧牲了新興的工業。殊不知過份地苛責工黨並無濟於事，而且亦不合經濟的實情。在當今世界的主要不景氣工業中，例如造船，西方國家都是以政府補貼的方式，維持營運。這種政府的補貼是必要的，因為造船工業一旦被迫停工，政府與國家都將蒙受鉅大的影響，例如失業率增加和造船技術隨着工人外移而流出國外等。不論那一黨治理英國，它的領導人都很明白這些問題的重要性。

當然，保守黨政府在柴契爾夫人的領導之下，可能會採取其他的方法，譬如說，關閉某些造船廠，利用原有的技術人員，集中於景氣的部門，例如建造兵艦。如此作法既可製造就業機會，又可保全造船技術不致流於國外。儘管如此，政府的監督和協助還是需要的。除去造船工業之外，其他的工業基於資金的原因，或是基於安全的理由，都是需要政府的干預。因此，短期之內，我們可以預期保守黨的改革之斧，不會立即落下。柴契爾夫人及她的閣員們需要較長時間來考慮，何者是必須改革的，何者是需要維持舊制的。一般相信，保守黨所能改變的相當有限。除了一些國營事業內部作業程序的修正，重疊部門的裁併，和公股的出售之外，保守黨大抵上會保存國營事業的舊制。目前，唯一的不同之處是，國營事業的高級主管，因為保守黨把所得稅最高徵收率從百分之八十降為百分之六十，其收入將大為增加。這一點是講求社會平等的工黨無法做到的<sup>⑨</sup>。

註<sup>⑧</sup> 下列的分析根據：

"Industrial Policy: Mrs. Thatcher's Awkward Inheritance" *The Economist* 5 May 1979, pp. 12-14. Jane McLoughlin.

註<sup>⑨</sup> 關於保守黨政府的預算，見經濟學人，六月十六日，六十三頁——七十五頁。

根據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得知柴契爾夫人出而主政，並不是英國近代政治史上的分水嶺。事實上，她在短期之內是無法大加改革的。從一個國家的政治和經濟的延續性來說，這並不是壞的現象。國家的進步和經濟的發展，需要許多的改革，但是改革並不一定就是代表進步。假若執政黨一上台之後，就不顧一切地把在野黨所建立的舊制，一一剷除，誰又敢保證在野黨上台之後，不照例報復一番？以往一般人總以為兩黨制是最理想的制度，因為政府所作所為在野黨的監督，不會越軌；再者，兩黨的交互執政，可以避免小黨拖垮政府，造成國會的經常改選。不過，歐洲的政治經驗逐漸地改變了這個觀念，理由是過分強調兩黨制度，往往會忽視第三派勢力。再進一步而言，社會的進步往往使社羣變得多元化，利益團體更趨複雜，兩黨制不能夠代表和反應這些團體的政治意見。舉例而言，英國自由黨在一九七四年的大選之中，得有六百萬張選票，可是由於國會席次採取簡單多數制，它的席次只有十二席。這種不公平的現象使得支持自由黨的民意無法反應於議會。爲了彌補這個缺點，也爲了表示黨與黨之間的界線並不是以階級爲準，英國工黨與保守黨都盡量擴大它們的民衆基礎。保守黨的成員包括了工人；同理，工黨的黨員也包括了勞心和勞力之士。總之，保守黨與工黨一直避免劃出太明顯的界線，這種政治原則符合它們的國情，亦充分反應它們的政治傳統。基於此，筆者對於一些直率的新聞評論，認爲英國在保守黨統治之下，一切將是右派的天下，實是不敢苟同。

#### 四

如上所言，柴契爾夫人的內政措施在短期之內，可能不會多所變革。那麼她在外交事務方面，是否也會採取同樣的做法呢？從二種角度來看，保守黨政府在外交方面將扮演比工黨更爲積極的角色。首先值得注意的是，保守黨對於英國所面臨的三個重要外交問題——英蘇關係、歐洲整合和羅德西亞，都有與工黨不同的看法。很簡要地說，保守黨比工黨較爲反俄，也較同情羅德西亞的白人和傾向歐洲。這種基本態度的差異將使得柴契爾夫人能順利地作出各種政策變更的方案。我們可以預期的，外交政策的改變，將不會遭受太多的反對意見，至少在內閣是如此。因爲保守黨的閣員在外交問題上比工黨較有一致的立場，他們對於柴契爾夫人的外交政策並無反對的意見<sup>⑩</sup>。再者，柴契爾夫人與她的閣員均希望在外交上有立即的成就，來鞏固新政府的地位。這幾乎是任何國家的政府所具有的共同現象，亦即是在政府面臨內政問題無法解決，或者政府有意建立威望之時，外交事務通常是政府轉移民衆注意力的最好目標。以英國來說，如果羅德西亞問題能够儘速解決，保守黨的聲勢將隨之增加，對於柴契爾夫人的個人聲望亦有幫助。從以上的二個因素來判斷，保守黨政府必定會修改英國的外交政策。現在的問題是，修改的幅度將會到何種程度？

註⑩ "An ABC of Thatcher's Cabinet" *The Economist* 5 May 1979, pp.19-20. "Anatomy of Thatcherland" *The Economist* 12 May 1979, pp. 17-21.

大幅度的修改似乎是不可能的，其原因計有三方面。第一，外交政策並不是大選中的競選主題。保守黨與工黨固然對外交問題有不同主張，但它們的爭論重點仍集中在內政與經濟問題上。這也表示內政問題要比外交問題更為迫切和重要。選舉期間，二黨對於特定的外交問題並未作出明顯的承諾，所以選舉之後，它們可視緩急輕重，再作處理。羅德西亞的問題倘能獲得圓滿解決，對於保守黨而言，是一項成就；反之，如果短期之內，沒有滿意的結果，它也無失信於民之虞。第二，在許多外交問題上，工黨政府已經為保守黨政府立下了處理的架構，並已順理成章地為保守黨所繼承。第三，英國的現有經濟與國防能力只能容許它在國際社會扮演中級國家的角色，在外交問題上，它必須和歐洲國家和美國協商，這也就削弱了它在外交事務上的主動地位。為了進一步說明這三種因素，同時把保守黨政府的未來外交動向作更為詳盡的介紹，筆者再就三個特別的事例加以分析。

先從英蘇關係談起。以往保守黨的領袖為了提高美國對於蘇俄擴張的警覺，曾經公開地強調蘇俄軍事擴張的嚴重性。因為國家利益的不同，政策目標的差異，英美兩國對於約束蘇俄向外擴張的政策，難免互有歧見<sup>⑩</sup>。這些歧見表現於政府官員的言論和學術的討論各方面。經由磋商與討論，某些歧見會消失，某些主要的爭執可能會繼續存在。從保守黨的政策來看，它特別重視美國的參與歐洲事務。在美國一再減少海外承諾和承認蘇俄的軍事對等地位之時，柴契爾夫人很自然地會發表反俄的言論。不過，我們要注意的是，雖然柴契爾夫人已經贏得了「鐵娘子」的別號，這並非表示英國反對限武談判，或者英美之間有着不可彌補的歧見。歐洲的安全與繁榮與美國息息相關，因此，它們之間有着共同的利益，防範蘇俄的對外擴張。歐洲的安全不能缺少美國的積極參與，同樣的，不穩定的歐洲或者是不合作的歐洲，對於美國的利益是有損的。在這個大前提之下，英美政治領袖之間的某些言論雖有出入，但並未到達一種所謂利益衝突的階段，所以，繼續以往的合作，仍是合乎彼此利益的政策。在可預見的將來，英國的角色是在於如何配合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協助盟國維持限武談判後的歐洲安全。這個角色在保守黨任內，將會變得更積極和主動。只要經濟能力許可，保守黨將會增加英國的國防預算。

接着談到羅德西亞問題。保守黨政府是否將承認黑人政府，撤銷經濟制裁？對於這個問題有正反的意見<sup>⑪</sup>。主張英國撤銷經濟制裁的人認為這只是時間的問題。他們提出了三點看法：(一)保守黨的政策報告書已經認定羅德西亞的選舉是公平的。換言之，它承認史密斯的內部解決方案。(二)保守黨內閣閣員支持羅德西亞者不乏其人，外相卡靈頓就是主要的策動人士之一。(三)保守黨認

註⑩ 歐洲國家與美國之間的歧見大部份是因為雙方對於某些問題缺乏互相了解之故。嚴格說起來，美國與西歐國家並無利益的衝突。Marion Donhoff, "Boon and Washington: The Strained Relationship" Foreign Affairs, Summer 1979.

註⑪ Richard Ullman "Salvaging America's Rhodesia Policy" Foreign Affairs, Summer 1979.

Olajide Aluko "Britain, Nigeria and Zimbabwe" African Affairs, January 1979.  
"A Zimbabwean Government-in-xile?" Foreign Report, (London), 6 June 1979.

爲墨索里華的政府面臨游擊隊的威脅之下，可能有隨時垮台的危險。新起的勢力可能是親蘇俄的激進份子，這對於西方是不利的。

反對派則不同意以上的看法，並且提出下列的顧慮：(一)羅德西亞是英美共同關切的事項，在美國對於撤銷經濟制裁尙未達成最後決定之前，英國不能一意孤行。(二)非洲國家對於西方國家有意撤銷經濟制裁，表示反對。奈及利亞曾以石油禁運作爲要脅，警告英美兩國，不可倉促行事。奈國的脅迫是虛張聲勢或者堅持原則，尙待證明，不過，西方國家不願見到新起的能源危機，因爲羅德西亞問題而變得更複雜，也是事實。(三)羅德西亞問題已經嚴重地破壞了大英國協的團結。倉促的承認黑人新政府，徒增國協國家間的爭執，這並不爲英國外交決策者所樂見。(四)最近非洲國家團結組織已通過決議，警告英美兩國不得承認墨索里華的政府。

羅德西亞是一個很複雜的政治問題，它需要很週全的解決方案。這也就是倫敦經濟學人週刊，於柴契爾夫人贏得大選之後，表示保留態度的原因。該刊很謹慎地說，新政府對於北愛爾蘭及羅德西亞所能立即處理的事項，實是少之又少，唯一的作法是認識情況和靜待發展。如果該刊的評論可信，柴契爾夫人於本週內在澳洲表示，英國將考慮承認羅德西亞新政府，這應該是一個試探性的風球，旨在測度非洲國家與美國的反應，然後再依情況，採取適當的對策。

最後要談的是歐洲統合的問題。保守黨比工黨更積極於歐洲事務，其中牽涉到經濟的利益，意識形態的因素和政治的立場，在此不再另述。過去工黨內閣之中有所謂反歐洲共同市場人士和親歐洲共同市場人士之分，這種現象已不見於現任內閣。更進一步地觀察，在歐洲議會的選舉中，保守黨所得到的席次比工黨多。可以預見的是，英國在保守黨的領導下，較爲傾向歐洲，對於共同市場內的共同決策事項，也比較容易妥協。前任英相希斯曾經說過，英國已經不可能在國際社會單獨地扮演一個具有影響力的角色，它必須透過歐洲，發揮集體的經濟和政治影響力。保守黨這種親歐洲的傳統將會爲現任政府發揚光大。事實上，從柴契爾夫人當政之後便立即訪問德法二國的情形來看，現任政府恐怕是二次大戰以來，英國最傾向歐洲的政府。

## 五

美國前總統甘迺迪在當選之後，曾經發表如此的感想：「勝利的最高峯是空虛的和惶恐的。」對於一國的元首和行政首長而言，選舉的勝利帶來的是光榮與責任。柴契爾夫人在從勝利的歡笑中覺醒之後，必將發覺，贏得大選是件難事，但是，如何有效地治理一個殞落的帝國，將更困難。在英國內部，有不少人主張，要振興帝國的一切，五年是不够的，而且單靠一黨的力量也是不夠的。最有效的方法是集全國的力量，以合作代替對抗，共商興國大計。英國是否會朝此方向前進，我們不得而知。目前可以確知的是，柴契爾夫人的主政只是邁向崎嶇長程的一小步。